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孔庆茵¹, 尚伟²

(1.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重庆市 40004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 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 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 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关键词:国际权力; 国际体系; 秩序变革; 道德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1-0177-04

在国际体系中, 权力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就是以权力为核心,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 还是新现实主义, 都不否认权力的重要地位, 区别只在于如何界定和评价权力的作用以及如何理解权力关系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以及非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同样重视权力问题, 但其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认为,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理论承认权力的决定性作用, 但认为道德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实现权力与道德的并重。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 导致秩序相应地发生了变迁。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更, 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要实现和平变革, 就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一、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对政治家和国际政治分析家而言, 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 现在更变得无从捉摸了。”^[1] 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但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其定义缺乏共识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 就有学者发现了至少 17 个不同的关于权力的定义^[2]。以至于吉尔平认为如此多的权力定义, 应该是政治科学家的耻辱。在国际关系领域, 更广泛地说, 在政治科学领域, 对权力的界定是最棘手的。一般而言, 学界比较认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权力界说, 认为“权力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

念, 它可以指一个人或任何群体在特定条件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3]。可见, 权力是一种控制能力, 它反映的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毫无疑问, 权力在政治科学的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政治家认为, 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尤其重要。在国际政治领域, 道德和舆论的因素似乎显得不像它们在国内政治领域那样重要。事实上, 在国际政治中, 权力被赋予极高的地位, 有些著作家称它为该领域的‘中心概念’。”^[4] 在国际政治中,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存在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的国际法、国际道德等, 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从几百年霸权国更替的兴衰史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明显。所以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认为, 从近代的马基亚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博丹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以来, 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由此, 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 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或行为体的联盟)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了谁来统治该国际体系以及该体系主要维护谁的利益。在任何一种国际体系中, 都是那些在国际权力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 控制行为体的互动进程。在每个历史时期, 都是主要的行为者制约国际体系, 而不是相反。系统性特征(例如行为模式)在一定的条件下虽可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终究是第二位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为体, 尤其是主要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判

* 收稿日期: 2006-09-07

作者简介: 孔庆茵(1974-), 女, 四川内江人,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 讲师,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断及其价值取向。这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为了谋取更多的自身利益,都力图控制国际体系。

国际社会主要是由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特点是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权威的管辖机构。肯尼思·奥伊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主权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5]具体说来,由于存在许多主权国家,而众多主权国家却不像在国内那样由有效的法制来约束和调节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各国均按自己的理智和愿望做出决定,因此,冲突(有时会导致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卢梭对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如是作答: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能防止它,由于缺乏一个超权威机构来裁决争端,冲突就只能经常通过武力来加以解决了。为了在这类冲突中赢得有利的结果,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手段,还必须不断关注这些手段的相对有效性。如果一个国家在权衡了成功的可能性之后把它的目标看得高于和平的意愿,它就会倾向于选择武力来实现那些目标。在无政府状态中不存在自动的和谐,因为每个国家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后评判者。正因如此,所有国家必须时时准备着,要么以实力对实力,要么就得为软弱付出代价。“对权力的追逐支配着”国际政治,“历史上总有一些国家在为扩大或维护权力而进行殊死的斗争”^[6]。由此可见,权力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的关系

国际权力的配置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变革。因为世界秩序是国际行为主体在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作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在既有国际体系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原则、规范与机制行事,从而形成的一种总体上相对稳定、和平、有序的状态^[7]。它主要是由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决定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8],世界上每一个行为体都会对该系统产生影响。但每个行为体对系统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其实力和地位。由于主权国家之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管辖机构,所以国际体系结构和力量对比将决定相应的世界秩序,即世界秩序是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反映,实力是世界秩序形成的结构基础。在国际体系中,大国之所以是大国,主要就是因为大国具有小国所不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力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权力。它们可以利用这些独有的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世界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世界秩序,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国实力的对比不同,主要国际行为体的角色由不同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所扮演而造成的。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在试图发现政治现象有章可循的规律。因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9],对国际权力与秩序的变革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希望通过研究总结出规律,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提出所谓“世界领导权”的周期理论的乔治·莫德斯基就是集大成者^[10]。按照他的学说,从国际体系诞生以来,霸权战争是定期发生的,战争的胜利者统治国际体系的时间平均为一个世纪左右。他特别指出,这种“领导者”不仅是控制国际体系,而且建立起其他国家遵循的行为模式;领导者——也就是莫德斯基所称的“霸主”——制定的规则不仅强迫各国执行,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合法性。到统治后期,权力的分散化趋势开始出现,领导者失去了其影响和合法性,于是兴起了新一轮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国际斗争。莫氏按照大国间力量的强弱,尤其是一国的海军力量是否大于其他大国的海军力量的总和来确定霸权国家,并据此把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大约每隔100年,在每个周期里都出现了一个霸权国家,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他的划分标准和时间表,21世纪的20—30年代,新的世界大战将会爆发^[11]。在每一周期里,都包含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即决定霸主更替,全球政治体系产生新的领导和实力高度集中的新阶段的战争。其特征是大范围的暴力,并使领导权问题得到了解决;(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在此期间,某个主权国家有实力成为全球领导者并执行新的计划;(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世界领导者的合法性问题被提出来,新的问题进入了全球议程;(4)权力的逐渐分散化。新的挑战国在这个阶段出现。当通过战争取得霸主地位的国家刚刚出现时,国际政治体系处于稳定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挑战国逐渐成长壮大,对现状越来越不满,而霸权国却日益相对衰弱。挑战国与霸权国之间争夺利益的地区战争开始发生,国际政治的稳定期就此结束,国际体系进入新的动荡期。接着,争夺霸权的世界性战争也不可避免,国际政治又回到无序和动荡的局面。在长期的战争结束后,挑战国成为新的霸主,国际政治又恢复了稳定状态。

因此,历史上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国际体系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对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形成了挑战,为国际体系中处于上升地位的国家提供了机会。随着权力的相对增加,新兴国家改变国际体系的成本降低了。它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强制改变国际体系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其权力地位的增强意味着改变国际

体系和保障其利益的相对成本减少。因此它会企图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作为对此的反应,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通过调整其政策以努力恢复国际体系的平衡来应对这种挑战。如果这种努力失败,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失衡了。一个权力相对衰弱的国家往往会在形势仍对该国有利的时候发动战争。因此,霸权战争的动机,至少从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是为了使自己的收益不断增加,而是使自己的损失尽可能减少。无论是从新兴国家,还是从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角度,战争都是权力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必然导致战争的发生,而战争常常是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到雅尔塔体系,世界政治一直处于失序——权力不平衡增长——战争——秩序的循环之中。

当然,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针对历史上的列强争霸时代是客观的。但其总结为规律性的理论,并预言说 21 世纪 20—30 年代,新的世界大战将会爆发,我们不能苟同。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度加大。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国际权力的相对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愿望日益强烈;中国的和平崛起,走与当年的新兴挑战国发展的不同道路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霸斗争,这些都是对霸权周期理论在当代以及未来的有效性的否定。

三、冷战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秩序的重塑

雅尔塔体制形成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并确立了以美苏为主轴的世界秩序。它反映了特定时期国际力量的对比状况,同时也反映了各国不同的利益选择,特别是大国关系中冲突与协调、对抗与合作的基本态势。当这一格局的主体框架受到猛烈冲击后,世界政治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引发了主要行为体对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争夺斗争。旧的秩序受到破坏,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在“雅尔塔体系”和平终结后,人们曾一度认为世界从此告别“冷战”,迎来一个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新世界。然而,严酷的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冷战后时代并不太平,超级大国力图建立单极霸权秩序,强权政治突出。恐怖主义在世界时有猖獗。

在两极结构瓦解所产生的诸多影响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新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当前的国际体系在结构和运作上与二战前传统的多极国际体系非常相似。不过,今天的多极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 18、19 世纪欧洲的多极格局。它是建立在全球化加深了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背景下,国家利益重新被置于外交的首要地位。各国之间在利益

上既合作又制约,寻求一种利益平衡,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稳定。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世界秩序处于历史变革时期。对“多极化”一词的界定,学术界尽管众说纷纭,但用它来描述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几乎已成共识。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冷战后“人类开始生活在一个超越简单化和对称美的时代”^[12],亨廷顿则断言,“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13]。王家福教授也认为:“大约到 21 世纪中期,国际政治结构调整的进程,起则一超独霸,继之为三强抗争,最后走向多极世界。”“冷战的结束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起点,而多极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从国际战略全局分析,它将是世界性政治抗衡与经济竞争并行的转化期。在国际政治上,将终经‘一霸’——‘三强’——‘多极’的转化进程。”^[14]^{63, 38}

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把多极化作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势,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多极化呢?所谓多极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存在着若干实力相当,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国际力量。这里的国际力量作为一极,一般应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中的某些要求:一是具有较强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实力;二是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三是领导集团较为得力,战略和政策运用比较得当,能得到国内多数人民的支持;四是具有较强的国际作用力和凝聚力,能在全球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成为一个“力量中心”,能在自己周围吸引住若干友好的支持国。各个极或中心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既展开竞争,又合作对话。当然,极或中心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地区性的。“多极化”意味着当今世界不只存在一个“极”,而是存在多个“极”或“力量中心”,即世界朝着出现五个(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极”或更多的“极”的方向发展,“说国际体系是多极的,意味着政治事务是由许多大国一起来决定的”^[15]。多极力量对于美国主导世界客观上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国际体系的结构因此呈现出多极化发展取向,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秩序都是伴随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产生的。从“罗马治下的和平”到“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再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类秩序既是大国霸权的产物,也是大国霸权的保障。于是,世界秩序运行的假定就这样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出来^[16]²¹⁰。而所有关于世界秩序依赖于一个超强国家崛起的理论,都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这些理论最终都承认强者有权领导世

界。由于大小国家在权力方面基本上是不平等的,这种情况使强国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所以,如果无视权力这个一切政治现象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彻底的乌托邦意识。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7]。这当然包括个别国家的利益必须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即使是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霸权稳定论者爱德华·卡尔,也认为如果无视世界秩序中的道德因素,则是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想。“若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有序的和平变革程序,也必须寻找某种方法,使这种变革不仅基于权力,而且也基于权力与道德之间艰难的妥协,因为这种妥协是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础。”^[16]¹⁹⁷因此,“在多国体系中通常居于主导地位的环境之下,自我否定、宽宏大度和限制权力的政策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指望这方面发生剧烈变化,可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但如果国际政治领域是专为自私、野蛮、伪善或者不受约束的野心所准备的地方,那就不仅仅是愤世嫉俗了,这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18]因此,在国际体系中权力虽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仅仅重视权力的作用是不够的,国际道德、国际制度对国家权力的追求起到约束作用,国际机制对国家权力的发挥进行协调,世界秩序必须以普遍接受为原则。因此,在重视权力作用的同时,加强国际组织的制度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国际道德、国际法的作用也显得非常重要。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寻求到最佳平衡点的世界秩序才是最具有切实可行性的世界新秩序。

参考文献:

- [1]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 [2] As found by Dennis G. Sullivan, and Cited by Norman. Alcock and Alan G. Newcombe, 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Power[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14, Septem-

ber 1970:335.

- [3]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英文版)[M]. 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52.
- [4] (美)艾伦·C·艾萨克. 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中译本)[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09.
- [5] Kenneth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22.
- [6] Robert Strausz-hupe and Strfan T. Poss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5-6.
- [7] 潘忠岐. 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0.
- [9] (美)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3.
- [10]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 [11] 关于霸权周期论的介绍,参见郭学堂.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J]. 战略与管理,1997(1).
- [12] (美)肯尼思·沃尔兹. 形成中的国际政治格局[J]. 国际安全,1993(秋季号).
- [13] (美)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
- [14] 王家福,徐萍. 战争背面的战争——世界多极化的前瞻、案例与对策[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53,38.
- [15] (美)约翰·罗尔克.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9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
- [16] (英)爱德华·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
- [18]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 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57.
- [19] 徐萍. 基辛格均势外交论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29-13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Change of Order

KONG Qing-yin¹, SHANG Wei²

(1.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2. Academ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ower is capacity which an actor imposes its will on other actors. In any political order, power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The change of world order is the result of rupture between existent rule mode and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Important changes have happened i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Cold War,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change of world order. But the peaceful change of world order must seek difficult compromise between power and moral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wer;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 of order; morality